

春风浩荡,大地书香。4月20日,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将启幕。因为“全民”,所以盛大;因为“首个”,所以汇聚目光;也因为数智浪潮惊涛拍岸,“阅读”这一古老的知识传递方式被焕新,并被寄予了穿越文明周期的厚望。看待今天的阅读,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方式,就是在行走中用心感受洋溢着的墨香、纸香以及时光的沉香,感受今天中国人无比丰饶的阅读场景和阅读姿态。

即日起,本报推出“大地书香”系列专版,一起走近书人书事,遍览全民阅读的动人风景。

——编者

村有诗书,田园不芜

周庆贵

老屋和父亲一样,上了岁数,都很老实。我这个当儿子的,却偏偏爱“折腾”——从沂蒙大地的杭头村考到济南上大学,又从济南到上海,从经济学转到文学,再到辞职读博士。父亲不拦我,就像老屋那扇门,任我推开,任我远行。

2021年,父亲70岁,我读博第三年。春节里,我怯怯地说:“咱们把老屋装修出来,开个图书馆吧,供村里人看书……免费。”父亲心里没底,看了看我身边的发小们,说:“想弄就弄吧!”

我们拆换门窗,吊顶刷墙,置办书架桌椅。为了省钱,父亲重新上阵抹墙,那些墙几十年不倒。大伙围观,开玩笑地称赞:“老头还行哟!”他屏住呼吸,臂膀微颤,一铲泥抹平,顾盼自雄,回应道:“咱当年,还用提嘛!”

春天来了,发小们各奔东西,继续主业:开大货车,开网约车,干装修,打理五金店……我也早早地回上海写论

文。守护图书馆的重任,落在父亲肩上。我曾这样写父亲:“泥瓦锄镰当年手,老学拈花击缶。笑也似,门神相守。”这“门神”所守的,是后辈的出路,也是我的归路。

时代大潮里,村里人在城乡流转。和人一样流转的是书。两万多本书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杭头村,为村民的渴望插上翅膀。

办图书馆的目的,在人不在书。嬉笑玩闹的村童,渐渐爱上安静阅读。那些在外地务工的父母——在流水线上、脚手架上——心中也多了一抹照亮归程的灯光。父亲和几名退休教师一起打理图书馆,老有所乐。我呢,也成了乡亲们口中那个“开图书馆的”。

村有诗书,城乡相拥。5年多来,思源图书馆这座农家书屋,成长为联通城乡的文化窗口。弥合城乡差距,一如弥合心中牵挂——让它们长在一起,资源共享,文化共生。

几年前的一天,我的发小周波

四声时表示“主要的意思”,读轻声时却是“疏忽,不注意”的意思。为了确保注音准确,我们要不断查阅字典、联系上下文反复确认。为了便于准确理解语义,同时防止触觉疲劳,通用盲文

一般遵循词的内部连写、词与词之间分写的原则,分词错误也会造成读者的误解。“才能”连在一起表示的是“知识和能力”,分开则表示一种副词加助动词的句法结构。这些工作让我明白,盲童需要的不仅是有书读,更要读得准。读得准,才能感受得深;感受得深,文字才能真正抵达心灵,化作照亮前路的光。

《盲童文学》40多年来始终坚守着“温暖盲童心灵,引领盲童前行”的宗旨。它陪伴一代代盲童长大,帮助我们认识自我、了解世界,树立对美的感知、对文学的热爱。曾经,《盲童文学》是照进我世界的一束光,它让我明白看不见并不等于被遗忘,让我相信脚下始终有路可走,终有一日我也能成为有一个有文化、有能力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如今,我成了传递这束光的人。当我坐在办公桌前,指尖掠过一行行盲文,脑中总会浮现当初那个连版权页和目录都要一方一方摸过去的孩子……从发现光,到接受光,再到成为光。我不仅通过阅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也凭借自己的知识去改变更多盲童的命运,让他们明白,看不见的人生同样辽阔、同样精彩。

(作者为中国盲文出版社编辑)

——现在是在我们的副馆长,开着大卡车送货到上海,在外环高架下停车夜宿。我在城里,辗转反侧,写下一句诗:“江南江北风应异,城外城中夜肯殊?”我想到发小,想到杭头村,想到村里的孩子们,联通城乡的想法澎湃胸膛,愈发坚定。

村有诗书,田园不芜。“田园将芜”之嗟,是一种“病毒”,发作时令人心神不宁。乡村图书馆像一棵树,扎根老屋,守护田园。满架图书如同种子,待人翻阅,随风播撒。越来越多的小读者们在树下歇息,脚下长出远方。

今年,我将出版新的学术著作,也在整理《思源图书馆建设手记》,期以微芒,造炬成阳。这皆是“有字书”。而扎根泥土的思源图书馆,不是一本“无字书”吗?诗书,在纸上,更在躬行;学术,在象牙塔,更在社会;田园,在故乡,更在心头。

(作者为山东临沂杭头村思源图书馆创办人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)

图①:2024年,97岁的读者黄承武写给国家图书馆的感谢信。

图②:福建泉州风雅颂书局的留言簿。

连真供图

大地书香

脚下长出远方

长大后,我也成了那束光

我与《盲童文学》的故事

杨玉青

我先天双目失明,只能感知到模糊的光影。小时候,家乡的特教学校很小,除了课本,几乎没什么书可读,我就缠着父母一遍遍念故事给我听。那时我常想,什么时候我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课外书呢?

后来,我偶然接触到了《盲童文学》。当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它,纸页窸窣作响,心里暖流涌动——原来,有人专门为我们盲孩子创办了一本刊物。

我用心摸读书上的每一方盲符,连版权页和目录都不放过。那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字让我惊讶,于是我也试着拿起笔,笨拙地写下自己的感受。对我而言,《盲童文学》不仅是一本刊物,更是一扇窗。透过它,我触摸到了更辽阔的世界,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文字的温度。

研究生毕业后,我来到中国盲文出版社工作,成了一名盲文编辑。没想到,与《盲童文学》中断多年的连接,又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恢复。但这一次,我转变了身份,不再是读者。此时我才发现,一本盲文书在抵达读者之前,必须经过精心选稿、无障碍编辑、盲文译校、印刷装订等多个环节。只有每个环节都做到完美,才能捧出让读者满意的书。

我负责的主要是盲文校对。这项工作说来简单,但也很繁杂。国家通用盲文是一种拼音文字,由声母、韵母和声调组成,一旦标错声调,意思就可能发生改变:比如“大意”一词,“意”读

留言簿里,纸短情长

连真

福建泉州的风雅颂书局已经开业35年了,从一方小小书屋成为现在的城市地标。书店经历了数次搬家,但我始终珍藏着一摞厚厚的读者留言簿,这些本子就像书店的“史记”,记录着多年来读者的心声与书店的坚守。

留言簿里,有学子动情写下自己的生活:“再过一年多就毕业了,等工作了再回忆起大学里的半日半谈,我会以此为乐事。”我记得那个男孩,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庞,一段时间总是下午5点准时出现在书店里,看书到6点多就去旁边的奶茶店打工,我记得他最爱读的是军事类书籍。

也有老人提笔倾诉:“读书研讨学问,探索未知,是一个‘自我折磨’的历程,也是一个享受生活无穷乐趣的过

程。”这是一个热爱家乡历史的老先生,每周都会来店里找泉州相关的书。后来,他说走不动了,要了店里的座机号码,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问有没有新书。再后来,他很久都没有打来电话,我们也搬了新的地方。新店装修时,店员说现在人人有手机,咱们的座机就取消吧。我没有同意,我还期待着能听到那熟悉的声音,能接到所有老读者的电话。

书店不仅仅是卖书的地方,更是智慧聚集的场所。我们经常在店里举办各种名家讲座、读书会,也会邀请嘉宾留下珍贵的墨宝。画家黄永玉挥毫“泉州常在心中”,笔墨间满是对古城

的深情;出版家钟叔河题写“命名风雅颂 存心天地人”,道尽书局的人文初心;史学家邓小南留下“澹泊明志 宁静致远”,为城市守住一方精神净土。这些寄语,也深深鼓舞了我们这些书店从业者。

在留言簿的边角,还塞下不少员工的工作日志,里面记的事都挺有趣。有员工写怎么去修补那些破损的闽南文献;有员工记录了下雨天借读者一把伞,读者还伞还附带一根棒棒糖的甜蜜。很多员工都提到,看到读书会上读者眼神里的光,就觉得一切值得。大家都知道做书店不容易,这35年的坚持,其实也是靠着这些琐碎的细节撑起来的。

在互联网时代,留言从纸本延伸至线上,交流从未断线。公众号后台的真挚留言,微信群里的热烈讨论,小红书上的互动分享,打破了时空限制,让思想碰撞不分昼夜。纸短情长,书香不息,我们相信,无论何种形式,承载着时光和温情的“留言簿”,将会继续写下去。

(作者为风雅颂书局创始人)

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,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摆在面前: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的耐心。当所有信息都被拆成了几分几秒的视频片段,我们的“文化体力”在指尖滑动中日渐消磨,理解长文本、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遭遇退化风险。这是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新语境和新挑战。

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。一方面,它是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,通过画面直接呈现,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。另一方面,它“代劳”了文字符号和大脑想象力的连接,你不需要调动脑力去解码文字、构建场景,甚至不需要走心和深思,只管跟着剪辑的节奏走。短视频里总结的“三条心得”“五个技巧”,多是他人“咀嚼”后的碎片化结论,让我们产生“知道很多”的错觉,但其实很可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“祖暴”结论,甚至是成见偏见。

当下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讨论,容易陷入情绪宣泄、非黑即白的站队,根源正是阅读能力退化带来的思辨缺失。人们习惯了短平快的简单结论,不愿接受复杂观点,更不会探究长文本里的逻辑转换,自然没办法形成辩证性、包容性的认识,而深度阅读恰恰能训练我们理解复杂问题的能力。当

从翻开第一页开始

任飞帆

你能静下心来完整地读一本书,慢慢梳理逻辑、辨别观点、独立判断,就获得了理性讨论的思辨能力。可以说,深度阅读是锻炼思维、充盈精神最有效的途径,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替代的能力。

这两年,“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”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。复健阅读能力,从来不是否定新媒体、排斥新技术,而是要珍视人类长期以来传承文化、滋养精神的有效方式,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紧攥人类思考的主动权。今天我们建设书香社会,制度保障、资源增量提供了更便利的环境和条件,但唤醒每个人内在的阅读自觉,重拾深度阅读能力才是关键所在。

最近,国外一项针对“年读百本”读者的调查显示:这些读者大多不是从小嗜读的“天生书虫”,也没有一目十行的快速阅读能力,他们只是把通勤、排队、等候的碎片时间都变成阅读的契机;他们以兴趣为动力,让读书回归愉悦本身,不强求记住所有内容,更在意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与沉浸,用几句笔记、一点感悟,完成与书籍的对话。阅读习惯的养成,不在于宏大的阅读计划,或是赶进度似的硬读,甚至也不必焦虑速度快慢,每天几页、随手翻开,把零散时光聚成精神养分,浮躁心绪就会慢慢沉淀。

复健我们的阅读能力,从翻开第一页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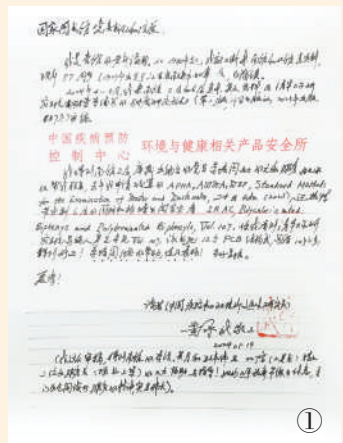
哪本书的开篇惊艳了你?

文字是世界的镜像,开篇是故事的序章。无论是古典名著的雋永起笔,还是当代佳作的耀眼破题,哪些开篇让你心有所动,过目难忘,吸引着你读完整本书?拿出手机,扫码分享你心里的“惊艳开篇”。你的留言有机会登上人民日报、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北京地铁大屏。我们会抽取若干幸运读者,赠与精品好书。



图书馆的灯永远亮着

王伟伟



现如今,电子阅读便利高效,指尖轻点,海量读物迎面袭来,纸质书籍受到冷落,图书馆怎么办?作为一名工作了20多年的图书馆员,我要说:图书馆的灯永远亮着,它始终是沉淀温情、守护文脉的心灵港湾。

高大宏伟的建筑群隔绝外界喧嚣,一排排书架整齐排列,一册册典籍墨香氤氲。踏入馆内的瞬间,如同置身一叶扁舟,迅速划向安静的湖心。在图书馆里,人们与经典对话,与深邃的思想同行,在一次次阅读中增强自己的力量,厚重自己的底蕴。这是手机碎片化阅读无法拥有的体验。

在图书馆,我也见证着人和人因书结缘,见证着读者和馆员之间的情谊。生于1927年的黄承武老先生,是我们典籍阅览部的常客。他退休前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,退休也一直承担院所标准制定和专业审校工作,所以经常来馆里查阅文献资料。我为他服务时,他已经80多岁高龄了,家离图书馆也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,所以每次他来图书馆前,我都会提前沟通,有针对性地预约好图书和文献,争取让他短时间内看到更多参考资料。

十几年间,我和同事们对他所研究的水资源监测、处理、标准制定领域也有了一定了解,经常为他寻找馆藏参考书、查证数据。由于阅览室要保证安静,而他的听力受限,我们常采用纸笔沟通的方式,以便弄清他的准确需求。他对我们的付出十分认可,97岁那年,他承担的清华大学专家编写的《水质研究方法》一书审稿工作结束时,他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亲笔信,表达由衷的感谢,这让我们深感荣幸。能够依托国家图书馆的宏富资源,为读者切实提供帮助,这是图书馆员最大的幸福。

像黄老先生这样的读者不是个例,对于高龄读者、文献需求迫切的读者,或者资料需求种类和学科跨度较大的读者,我们都会在馆藏借阅规定的基础上为他们制定专门的咨询方案,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。图书馆不只有万卷藏书和优质阅读空间,还有对读者的坚定守护。

这些年,图书馆一直在向更广维度拓展服务社会的边界。这里有依托“世界读书日”、传统节日等节点举办的主题书展、经典诵读等阅读推广活动,还有名家公益讲座拓宽读者视野,更有少儿故事讲解、亲子阅读与征文活动,助力青少年养成良好阅读习惯。只有将时代主题与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装在心里,通过常态化、多元化的活动,让阅读走进日常、融入生活,才能为建设书香社会、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发挥更大作用。通过科学的藏书体系筑牢全民阅读根基,用热忱的胸膛温暖每一位读者的阅读体验,这是图书馆永恒不变的存在意义。

(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馆员)

本版责编:董阳 胡妍妍 张明慧
版式设计:蔡华伟 沈亦伶